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集說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朱續曽

周禮集說卷二

天官冢宰

賈公彦疏曰天官象天所立之官周天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攝三百六十官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　中義曰山既高矣其上又有頂為冢宰者司主之名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

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疏曰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五句六官之首同此序者以其建國設官為民不異故也　鄭氏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營邑於土中是為雒邑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辨別也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

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别四方也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也經野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是也設官分職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也極中也　中義曰天者萬物性命資

之為始故冢宰掌治以法天焉地者萬物形質資之為生故司徒掌教以法地焉天官掌其治地官掌其教遂天之所以始成地之所以生俾萬物各正性命者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統故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冢宰太宰也掌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東萊曰冢宰均邦國者是使若貴若賤若小若大各

得其平爾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為主若商則謂之阿衡阿衡平之之謂也天之所以立君命相者不過欲平天下之所不平者爾使四海之内貴者貴賤者賤耕者耕織者織士農工賈鰥寡孤獨事事物物咸適其宜是宰相均平天下之道均之一字是宰相之大綱大抵天下本無事須是識得簡易道理能行其所無事方盡得宰相均平之職不是要作聰明之謂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

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宰止宰夫卿一人大夫六人士五十六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

宫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宫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宫正止宫伯士二十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有賈

内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
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膳夫止亨人士五十四人府九人史十八人賈八人
胥四十一人徒四百十人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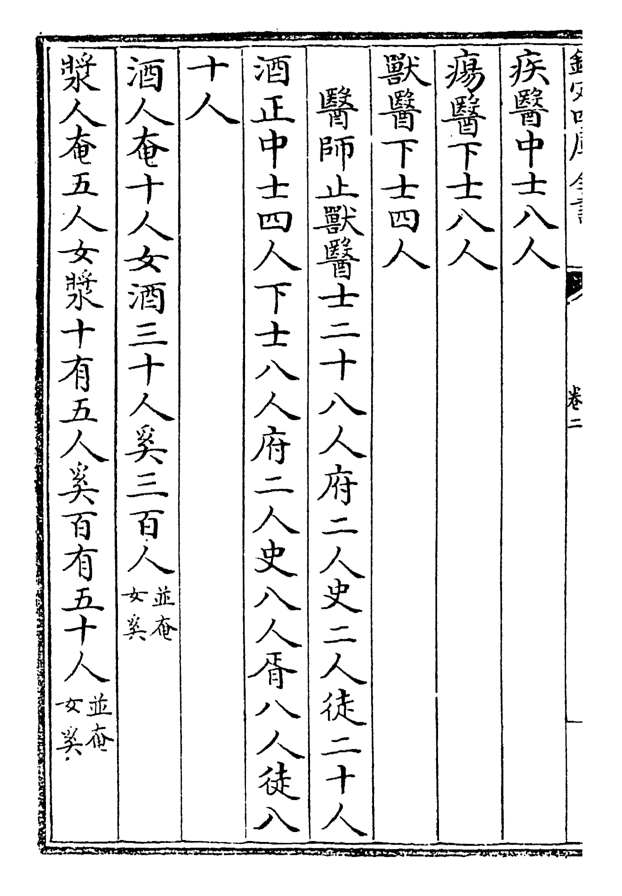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無胥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無胥

甸師止腊人士二十八人府九人史十四人胥六十四人徒六百七十六人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無胥

食醫中士二人已下並無府史胥徒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獸醫下士四人

醫師止獸醫士二十八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並奄女奚）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並奄女奚）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正止凌人士十四人奄十五人女四十五人奚四
百五十人府四人史十人胥十六人徒百六十人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籩人止冪人奄七人女八十人奚百六十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已上並無胥

宮人止掌次士二十一人府十人史一十二人胥八人徒二百四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有賈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有工賈

内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無胥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無胥

大府止外府大夫二人士二十二人府八人史十四人工八人賈二十四人胥十二人徒百四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無胥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無胥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無胥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有賈

司會止職幣大夫六人士五十四人府十六人史二

十八人賈四人胥七人徒百十八人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已上無胥

司裘止掌皮士十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無府胥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内五人

内豎倍寺人之數已上三官不計非命官也

内宰止内小臣大夫二人士十二人奄上士四人府四人史十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九嬪

世婦

女御已上婦官無員不計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已上並女奚

女祝女史女十二人奚二十四人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有工賈無胥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有賈無胥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無胥

典婦功止典枲士十人府六人史八人工四人賈八

人徒五十二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已上並奄女奚）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無胥）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有工無胥）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有工無胥）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無府胥）

內司服止夏采士十人奄三人女九十人奚三十八

人府四人史六人工十人徒三十二人

凡看周禮須先理會太宰理會太宰須先理會

目録按天官總六十二官除閽寺内豎非命官

及婦官三官無定員外其合計者總數于後

大夫十七人 上大夫卿一人 中大夫四人 下大夫十二人

士三百三十九人 上士四十二人 中士百十八人 下士百七十九人

已上卿大夫士總三百五十六人

府五十八人　史百四十八人　胥百七十二人

徒二千二百三十一人　工二十二人　賈四十四人

已上府史胥徒工賈總二千六百七十五人

奄二十九人　女二百二十七人　奚二百三十九人

已上奄女奚總四百九十五人

二官無府　二十一官無胥　四官並無府史胥徒

四官有工　五官有賈　十一官並奄女奚外一官奄上士

右上項官職以類分祿以長授故官司無侵擾

之事而食禄者可以守廉耻之節逐項皆統於

冢宰其以道事王者如此

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劉氏曰變冢言大者山頂曰冢以其總制六官之治故曰冢宰以其司主一卿之事故曰大宰冢大之上也　范氏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

百揆夏商官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已無為而治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於巳臣亦以為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茍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為賢相者必得其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

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疏曰小宰與太宰同名大小為異故六卿下中大夫為十二小卿宰夫是太宰之考夫者治也以其治此一官所主事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凡官尊者少卑者多以其卑者宜勞尊者宜逸是以下士稱旅也　官制云大宰為正小宰為貳宰夫為考以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

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衆而其下吏止若此先王所以省吏員者亦至矣吏省則其禄易給吏有禄則人知自愛故當時庶人之在官凡有秩禄者無非賢德之人而漢猶倣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為膠東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吏皆差自重賢人君子多出其間得先王遺意後世不然自鄉差之法變為顧役天

下之事付之游手之民又從而奪其庸是教之為姦
而又授之具也上至朝廷下至州縣每一職一司官
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衆則夫官之不勝吏奸
也亦明矣天下何從而治哉由此言之則夫大宰之
所以省吏員者直欲夫祿之易給也吏之所以必給
其祿者直欲人之知自愛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
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

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大音泰治直吏反下並同擾而小反詰起一反）

王氏曰天官自宮正而下皆正言官名獨於前三官言職者以大宰正也小宰貳也宰夫攷也其職特尊於治官之屬故言職以别之推此則五官皆然　疏曰自此六典至九兩總十段皆明經國之大綱治政

之條目也　鄭氏曰典常也經也法也　疏曰六典治教禮政刑事之書大宰總六官故俱建之也　又曰六官雖有治教禮政刑事之不同該而言之皆是治法故云治邦國　註疏治典冢宰之職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也經經國之大綱紀亦所以紀綱天下教典司徒之職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也　王氏曰上無教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國危矣故曰安邦國　鄭氏曰擾猶馴也

疏曰治典教典云官府禮典以下皆云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也　註疏禮典宗伯之職使帥其屬而掌邦禮禮之用和為貴故云和統統敘也諧諧和也政典大司馬之職使各帥其屬而掌邦政　王氏曰物各當其分謂之平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則强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小大高下莫不當其分矣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於百官言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意　註疏刑典

大司寇之職使帥其屬而掌邦刑詰猶禁也書曰度作刑以詰四方糾正也三時皆有官惟冬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　王氏曰百工興事造業則財物充足故云富邦國　鄭氏曰任猶倳也生猶養也

東萊曰周禮一部綱目盡在六典冢宰無所不統是宰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要會處下面雖衆把握管鑰皆在冢宰内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管攝

之使皆歸於一是謂之統四海異宜調劑之使咸得其平是謂之均所以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劑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為大小者與之為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理則相業無餘藴矣司徒自唐虞時命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在寛乃是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敷布之天下之常道唯是五者此古今之達教不可易也所謂教者非

是約束之得成優游漸漬馴擾涵養使之自入於善非是驅廹人物事擾之一字是司徒之舉大綱馴習而熟之之謂也摩撫而入之之謂也畜養而寛之之謂也宗伯天地人之禮無所不掌正禮記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有自然條目幽而神明而人秩然有序粲然有經便是和若無禮則乖爭陵犯上陵下替豈能一日和天下之事有治以均之有教以擾之又有禮以和之其待天下之理亦已盡矣其間

或有敗常干犯不循禮法者大則職之司馬小則職之司寇以此見王者之治不倚一偏既有以開導之又有以警畏之如天地之有雨露必有霜雪有春夏必有秋冬天下之理未嘗不相對何嘗少一件得莊老乃謂德衰而後有刑縁其不識天地陰陽之化所以如此說司空一官居終何故盖有前五件了然後民可得其居得其食若無前五事民雖有棟宇無縁得居雖有穀粟無縁得食夫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

調精微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馬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體

統上下相統内外交應本末具舉絲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處天下雖廣會頭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綱固在網之中而首亦豈處乎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六卿並居於六職也一也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

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獘邦治灋古法字也聯音連獘必世反

鄭氏曰百官所居曰府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官職謂六官之職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王介甫曰建官矣則設屬以佐之故一曰官屬設屬矣則分

職以治之故二曰官職分職矣事非一職所能獨治則聯事以供之故三曰官聯　王氏曰官常聽官治常謂故常也蓋六官之聯事有非法之所能該者於是乘時立事興機制宜以昔之所行者於今列之以為常書曰以典常作之師典則所守之法常則所循之常與此官常同也官成所以待萬民之治若比居版圖傅別之類其事有一定之成體也官法百官各有奉行之法若大宰掌治象之法司徒掌教象之法

是也百官各循法以治事則無侵官離局治各歸於正矣　鄭氏曰官刑司冦之職五刑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王氏曰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是也　鄭氏曰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獘猶斷也

雜說甞讀周禮一書見其分條布政以次修舉而大宰之職獨以官府之治居其先焉夫天下之理彼先則此後一重則一輕成王守成之賢君周公勤勞之賢相豈自官府之外畧無所急而獨拳拳於此何

耶蓋古人經畫天下誠有本末其綢繆委曲之意固不敢不盡其心而緩急先後之宜尤不敢不嚴其序夫舉天下之事而聽命於一人若財若兵若士若民雖人君之所當加意而非人君之所能自為然所以使之繩繩井井各當其所處者亦惟官吏是望也成周聖人初不計於其他而獨於此不敢後故自官屬舉邦治以至於官成經邦治自官法正邦治以至於官計弊邦治大宰皆以是為羣吏之勸蓋其本先立

則其末不能以不治苟士大夫以此為念則天下無難辦之事矣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馭魚慮反）

鄭氏曰則亦法也都之所居曰鄙　陳氏曰先王之建都鄙以為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采地居畿内焉

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其外有封疆溝樹之固其内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别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於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之外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在鄉也　䟽曰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於大都次䟽者與卿同處於小都次䟽者與大夫同處於家邑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子母弟雖食采邑未必有官王子母弟及三公稱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稷

劉氏曰祭祀之則皆有定制不可得而僭也不可得而廢也

王氏曰上有道揆則下有法守則馭其官者不可以無法則也人情不勸則不勉不威則不懲廢之當其罪則怠者畏而懲置之當其功則勤者勸而勉　䟽曰士學士也升其士之賢者詔之以爵位及禄賞

楊龜山曰自鄉論秀士升之於司徒自司徒而升之於學曰造士而後大司樂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

曰進士則所謂士者盖未有禄位也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非修之於鄉升之於司馬則禄位不可得也故以禄位馭之大宰歲終令百官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則為吏者有職任焉與士異矣故以廢置馭之禄位廢置初不相因也與　王介甫曰廢置所以治之禄位所以待之治之者政也待之者禮也徒治之以政而不待之以

禮則將免而無耻失其吉矣禮俗以馭其民者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修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為之節文道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離而二之則非矣

王氏曰征求無藝費出無節則非所以馭其用使其所用惟賦貢之從則斂不加於民而用足矣　劉氏曰用禮法以成其風俗禮樂浹洽於人心則風俗自

成　王氏曰家自為俗無所視效則非所以馭其民

劉氏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王氏曰田以簡衆役以任衆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禄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行下孟反

雜說八柄八統皆曰詔王者蓋賞罰誅廢非臣下所

得專而親親等事亦當自王之躬行然後可以化人也雖以大宰無所不統然皆以詔王焉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禮云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懷君民之心書曰無有作福作威一般　雜說大宰號無所不統至於八柄必以詔王此非若後世疑大臣之竊威權也又非若後世威權自已而無所咨詢也蓋八柄之重所以定群臣之邪正一予奪之間又將以服天下之心而定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也此非人君

曉然自有見于中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三公論道經邦三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又以是詔王而左右前後所以開諭王心以是邪正之源賞罰廢置之理曉然存諸中形諸外未易以形迹窺也一嚬一咲動静由已而由人乎哉　註疏柄王所操持也詔告也爵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王氏曰自國君下至庶人在官有授之田有授之食皆王所禄　疏曰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禄　劉氏曰爵禄之外又

有錫予所以榮華之也　雜說爵禄者厲世磨鈍之具也古人制爵必以德制禄必以功盖所以抑夫人僥求倖得之心而作其進德興功之志固不容以濫受也令攷之冢宰八柄自爵禄之外又有所謂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司士所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之意又有所不與焉毋乃啟人之幸心耶大抵有所謂當然之報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固人臣所宜得也人以為所宜得或視之以為

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人以其賢而有所謂特厚之恩以神其機不測者焉則所以鼓舞變化人心而使之奔走於事功者也又豈有已耶此則八柄予以馭幸之深意　劉氏曰置之在位所以勸其善行也

王氏曰管子曰善生殺之謂王盤庚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則所以生之者在乎君洪範以壽居五福之先則生得以為福矣　劉氏曰奪褫去其爵禄也

王氏曰廢不使之居位也　鄭氏曰誅責讓也凡言

馭者所以敺之納之於善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王介甫曰統言舉此而彼從焉　鄭氏曰親親若堯親九族敬故不慢舊也若晏平仲久而敬之賢有善行者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德齒也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貴有德貴貴貴老達吏察舉吏之勤

勞禮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　王介甫曰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馭以敬故則民莫慢其故馭以進賢則民知德之不可不務馭以使能則民知能之不可不勉馭以保庸則民知功實之不可害馭以尊貴則民知爵命之不可陵馭以達吏則民知壅蔽之不可為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之當以禮　劉氏曰棠棣之詩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也采薇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棫樸達吏也

鹿鳴禮賓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圃布古反毓古育字藪速苟反蕃扶元反飭音勑賈音古閒音閑

鄭氏曰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黍稷稻粱大小豆麻麥苽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

澤之民者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
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
草曰剥羽曰析行曰商坐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
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
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
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
疏不熟曰饉閒民謂無職事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
傭債也　劉氏曰九職者任天下之民以九事也頒

其職之事則大司徒掌之任其民而徵其財賦則閭師掌之大宰之所掌者域萬民用九職以為業則溥天之下率土之濵無夷風以亂華者無左道以惑衆者無游手以失職者莫不由於鄉閭由於仁義而用中於五品者焉是故不為三農生九穀則為園圃以毓草木不為園圃則為虞衡作山澤之材不為虞衡則為藪牧養蕃鳥獸不為藪牧則為百工以飭化八材不為百工則為商賈以阜通貨賄不為商賈則為

閒民無常職者也雖無常職亦不得離斯八職轉移執事以食其力者也離斯八職以食其力則所謂左道以惑衆者也夷風以亂華者也王者疆土之所不容也風俗之所不受也非大宰之所以皇建其極於天下者乎是故無遺一民無棄一物無一缺用於天下者九職域其民也

雜說曰九職自大司徒以下能受之職不能使之無失職使不失職乃大宰佐王事王能用一大宰使際天極地上至三農下而臣妾

閭民無不得所可謂能任民矣　程明道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後世浮民多矣游手不可貲度覯其窮促辛苦孤貧疾病變作詐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乆將何若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何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宜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　東萊曰夫民事在人君固不可緩而其於鳥獸草木亦欲其得所者盖

此乃物之至微而人多以為不足䘏而易忽惟聖人為天地萬物之主見天地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則聖人亦為之不安而以為其職之不盡故堯典自厥民析而繼之以鳥獸孳尾舜典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以此見聖人參天地賛化育一視同仁無一念之忘物也後之人君只曰强兵富國乃其職耳民且不䘏又安得用心到這上要當看聖人天涵地育廣大氣象　李氏曰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

後可以食無事而食是衆之殘政之害也是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事取有利於國家而後可大宰受其職閭師責其功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興財征以濟經用無惰而自安無賊於粮食是富民之大本為國之急務雖閱百聖何以易此

經國書云先王與民為生後世則民自為生至于今則民無以為生矣夫與民為生吾不敢以望後世矣而聽民之自為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為生而至於

無以為生則民病已極矣而暴君汚吏又從而朘剥之征科色目百出而未已日夜疾視其民而歛之若讎不至於貧慼潰散則不止則夫無以為生之民於是有輕用其生者矣甞觀周之先王其所以與民為生非一事也井九百畞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畞使之相養相生如是足矣為之比閭族黨州鄉為之鄰里酇鄙縣遂為之溝洫澮川畛涂道里以安其生為之禱祠醫藥之政為之賙救補助之法以衛其生

如是足矣而猶以為末也謂王畿之内皆齊民而末有特富者生生之具雖以粗給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於是九職之任放焉雖臣妾閒民皆不敢遺而亦必有以厚其生當是時也豈復有農者一而食者六工者一而用者六賈者一而資者六乎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上之人猶不能制其民之常產況敢望其九職之任乎而始自以為生矣自父子兄弟夫婦之聚而無衣食生養之資窮居戚

處不自聊賴去而為工技散而為商賈不得已而為庸保而民之為生始勞矣廹之以水旱役之以軍旅困苦之以疾病死喪而民始無以為生矣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削本亦作稍所教反幣必世反

鄭氏曰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

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　王氏曰關市邦畿之四面皆有關門及王之市廛三處山澤山澤之中財物其民以時取之出稅以當賦也幣餘職幣所謂歛官府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餘財邦物而謂之賦者既已給之又振之以歸于國故亦云賦也　唐氏曰先儒謂萬民有九職之貢又有九賦以口率出泉先王取民以什一貢與賦不幾二乎古之賦民各因其所有豈以口率出泉

如後世乎先儒見太府既言九賦又言萬民諸侯之貢以九職既貢其物不得不以九賦為口率出泉又見司會致邦國之財用令田野之財賦令民職之財用亦析為三益信其說曾未深攷之耳大府言九賦以頒財言之非既使之貢又賦之也閭師任民止於國中四郊而甸縣稍都不與焉縣師徵野之賦貢而國中四郊不與焉載師任地又有在鄉遂井牧之外者故司會互見以相備於九功言民職於九賦言田

野云耳關市山澤邦中之賦皆在九賦豈田野所該
而旬稍縣都豈無民職之財用九賦出於九職九職
輸為九賦豈有賦而復責之貢哉故於九職言任萬
民於九賦言斂財賄於九式言均節財用大宰之職
較然明矣　太平經國書云畿外有貢畿内有賦有
税有征斂之目其別何也曰公田以為税私田以出
賦征斂則賦税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
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内

諸侯別食公田之稅以為禄斛私田之賦以為貢耳學者於貢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以公田之稅而始論畿内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説可以囊括而一之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為止於兵車以九賦為諸臣禄田之賦非也稅雖一而賦則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以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

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為賦其實則使民自衛也有足軍之用而未有足國之用也國之大者有祭祀有賔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不調之民将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即百畒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等之出攷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壄人收毛皮筋角角人羽人斂齒革羽翮廾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材物掌葛掌

染草征絺綌其始也以九數為主其終也以九職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分輕重其終也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究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税周禮曷常一言之豈惟公田大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税於國則税之名變而為禄諸侯納其賦則賦之名變而為貢始於大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

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荆之丹銀以至幷之布帛此皆取貢以充賦也又攷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變賦而為貢者也其委曲纎悉與畿內無不相應者甞以禹貢之書攷之然後周禮貢賦稅之別源流會通益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析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即大宰之

九賦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為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鉛石之貢有漆絲羽毛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此即大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内之賦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析以為賦禹貢畿内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為同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

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芻初俱反頒音班好呼報反

雜說九式均節財用正大宰格心之業大臣之事也

疏曰用財之節度謂之式祭祀之式若大祭次祭用大牢小祭用特牲之類賓客之式若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五積之類喪荒之式喪若含禭贈奠賻賵之屬荒凶年也穀不熟有所賙賜羞服之式謂王之膳

蓋衣服所用工事之式謂百工巧作器物之法　鄭氏曰幣帛之式若勞贈賓客之屬芻秣之式馬牛禾穀也匪頒之式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之式燕好所用也　劉氏曰成周非無財用也而必均節之者有二義焉由其均節而財用有餘則國有凶荒之變九者之大禮不資於下而自足者聖人所以仁其民也由其均節以立制度則繼世之主不敢踰之不敢糜之而公侯伯子男因之而隆殺有差則天下知所以

節用而愛民也聖人所以制為九式者如此　周禮

菁華云好用匪頒吾則供之芻秣幣帛吾則供之工

事羞服喪荒賔客祭祀吾則共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

九曰好用之式大宰則總持之夫惟財用供於有司

而式法持於大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

官有司亦不敢逆式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掌祭祀

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

法共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賛

逆會大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法而礙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王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原立本於此而無蠹壞之也大抵大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已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滲漏上之取者每患於過差九式之法不過以撙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失物辟者也式法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　楊龜山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

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其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下至芻秣工事匪頒好用之徵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以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大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

之非正論也　雜說成周自大府司會以下皆會計有司也然而庖人不敢會膳酒人不敢會飲司裘不敢會裘何者有司之卑職不敢與天子抗是非論可否夫令出於一人而財出於百執事下之人知共而不知節上之人知取而不知節夫是以侈心日生不急之務日煩國費日廣民力日屈矣成周所以悉領於冢宰冢宰總百官以道佐人主者則下得以制有司之擅共而上有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凡所以匡

頒芻秣幣帛喪紀賓客祭祀一付於九式之成法則不得以過差是故雖宮衛之多寡庖膳之豐儉魚腊酒漿之去取次舍幄帟之用舍官寺洒掃使令之損益皆屬之治官使太宰得以總之而不惟上之便以滋國費而困民力此成周之所以盛也　雜說大宰九職不見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之式小宰掌會同祭祀賓客朝覲之戒其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蓋嘗攷之朝覲會同所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等此自有賓

客之式軍旅田役所用亦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而已大宰既有工事之式則如司弓矢司甲繕人槀人弓人矢人廬人車人所當給者皆有法式既有幣帛之式則外府所謂共其財用之幣齎亦有法式既有芻秣之式則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亦有法式既有匪頒之式則司勲賞地之政令等亦有法式是九式雖不及之而實不外於九式矣夫軍旅之所最急者惟粮食爾周官理財治兵之事極其詳

悉豈有軍旅之重而反潤畧耶盖成周之世以井田
制軍賦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人人自備官府不
與知焉而官府中惟廩人治其粮食倉人共道路之
榖積飲食之具遺人凡師旅掌道路之委積凡此皆
以待官府中供軍用者故小宰令之是以大宰之九
式九賦不及乎此而小宰之七事未甞不及之意者
軍國之事各有司存異乎後世人主之以甲兵錢榖
而問及於廟堂者矣　雜說大宰九賦九式待天下

之用無所不具獨不見軍旅蓋先王之時富藏天下不自斂為私積倉積於郊粮峙於申或有軍旅之事隨所寓而發用亦不必有定式後世聚天下之財歸之京師府庫至於用兵則有飛輓轉輸之勞而所遺失甚多或以財不繼而致敗皆不知富藏天下之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王氏曰先王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九職所以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夫有道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之君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致矣此九貢所以次九賦九式之後　楊龜山曰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葢古人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取之有藝

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致其用致者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求金則非自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已矣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陳氏曰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凡賦有甸稍縣都而九貢云邦國之用是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内王之所食特歛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邦國有歳之常貢春入貢是也有因朝而貢侯服歳一見其貢祀物

是也　林三山曰先王制貢因其地之所宜而為政之序亦以遠近詳畧為差傳曰上以供祭祀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內以供嬪婦之物使甸服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傳曰先王之制貢則近無不聽遠無不服者凡以此道也

東萊曰禹之作貢任土而已非土所出不以責民故青兖同一方也漆枲兖之所出而不責之青雍梁同域也琳琅雍之所出則不責之梁曰齒革曰羽毛惟

金荆有之揚亦有之故兩州同貢曰玄纖縞曰玄纖纊徐出之豫亦出之故二篚並供當時之制其便民如此至周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自一曰祀貢至九曰物貢立為定制不以九州所出論似與禹貢異今以閭師攷之則任圃以植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儥賄之貢任商以市事也布帛之貢任嬪以女事也則知大宰所説特其名閭師所掌則其實以土宜而貢其物與禹貢何異哉　李氏曰任土作貢蓋

已見於虞夏之世而周官大宰九貢則必曰致邦國之用蓋致者使之自至而已非窮欲以求之也貢者所貴適於用而已非貴於遠方之珍貢也西旅獻獒固足以侈其君來遠之德而召公固諄諄然以訓武王者毋亦珍禽異獸非服食器用之所宜而自以異物為寶則玩好之心一萌其弊焉可勝言哉然九貢之目自祀貢嬪貢至於斿貢物貢蓋無一而不適於用者皆此意也後世人主汲汲於方物之貢蓋至於

鵃鶻名鷹亦無不遺使以求之是果何謂　雜說言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則珍禽異獸不育於國以萬民惟正之供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也　鄭氏曰祀貢共祭祀之物犧牲包茅屬嬪貢絲枲屬器貢銀鐵石磬丹漆屬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杶榦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斿讀如囿游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　劉氏斿貢羽毛可以注旗旄者夏翟之屬物貢雜物魚鹽橘柚　劉氏曰大宰掌九貢者視非其

道而責之以求寵視非其道而受之以為悅者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者大宰之職也官制昔者先王之盛時所以與民為生者非一事也制為常產與之相生相養之具足矣以為未也而必為之比閭族黨州鄉鄰里酇鄙縣遂溝洫澮川畛涂道路徑術以相其居教之以耕鑿種藝稼政女功飲食醫藥喪紀祭祀判妻入子蓄牧用財以安其生如此足矣猶以為未也老弱癈疾孤窮則有恤養之政饑阨凶荒札瘥

則有賙救之法廵稼移民合耦趨耕以裕其力通貸斂滯貰貸以周其匱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懼吏之侵牟則為之大比以周知山林川澤器械六畜之數懼其役之不均為之稽其夫家以歲之上下為之久近事以民立而無長事官以事建而無羨官思慮周密纖悉不遺既措之安樂温飽之地而後身與享焉民樂其愛己而憫其甚勤也於是相與輸其天育地産與己力所致之物以供王之飲膳器物匪頒賜予賓

客喪祭以充府庫以供玩好多而不厭而先王亦以為當然粒粟寸帛籍之有司要會均考不敢私焉少有不登則惕然變色邦計民財固未乏也而身與士大夫損膳而徹樂矣蓋嘗反覆太宰一書見其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未嘗不三嘆於先王之政以為先王孜孜為民之心即後世孜孜為已轉移而為此也自其馭之八統以起其善繫之九兩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以厚其生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以

執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其財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輕重多寡内外遠近皆酌以為中制而無一毫之過焉而又制為九式之法以用之自祭祀賔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焉夫有仁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之君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又得而制矣故九貢又次之然則先王之所以取天下未嘗不先之以予天下予之者常厚而取之者常薄用之者常寡民知上

之與己者至故所以奉上者亦至非若後世之徒取也自井田壞貧富不均不能制民之産而民始自為生矣自山海藪澤之利公上專之逐末冗食之人衆而民之生始勞矣自粟絲蔬薪百物有稅日校月比以盈虧為誅賞上下促廹利析秋毫而民則無以為生矣嗚呼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

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藪音計）

鄭氏曰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　王氏曰自道之判始於一而立於兩凡麗於形氣之域者未甞無兩也同聲相應以聲而相兩也同氣相求以氣而相兩也水流濕火就燥則以形而相兩也横目之民以是而不相見獨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群此九兩之法所以立而大宰用之以繫天下之民也牧

九州之牧也先王於千里之外建五等諸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牧九州之牧不特有其禄而又有其地故以地得民連帥屬長卒正國君皆以地得民而獨言牧者舉尊以見卑也長都鄙之長禄而不世不得有其地故曰以貴得民　雜說師儒若孔孟無地與貴而民歸之者以道德可為師表也　雜說先王綴民以族所以一天下後世徒蔽於

其害而莫見其利遂使先王良法美意不可復用如商之七族實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必曰世宗大族有害於國則豈成王不仁於二叔哉是以强宗大族禮義足以齊其家好尚足以帥其俗正有國者之所以為治也不幸魯之威齊之田幷國遂君遂以大家為不可容漢高帝都關中徙齊諸田楚昭屈武帝以六條詔察首以强宗為言陵夷至於五胡亂華元魏析分蔭戶而先王宗以族得民之意散而不可

復收矣　横渠曰管攝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世族與宗法宗法立則人皆知統繫来處而忠義立國家之本豈有不固　東萊曰公劉詩曰君之宗之公劉之為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宗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垂盡之時暫為詐

誘之計猶必立宗前此可知　又曰左傳翼九宗五正逆晋侯欲理會封建其次便當巨室盖巨室大家係國家輕重更相維持以固結人心如晋九宗五正不獨是制度武王分唐之餘民懷姓九宗於晋至春秋見得故家猶在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盖有千乘之國有百乘之家所互相維持相視如一體　李氏曰繼别為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别子為祖繼别為宗

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祖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及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

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重宗者尊祖之義也　王介甫曰主有家者其臣隸之所主　雜説吏百官府之吏其善政足以得民　王氏曰相尊相任之謂友學校之友相任以道則以道而相得鄉田之友相任以事則以事而相得　雜説師儒友三者皆有得民之端故王者使之尊師貴儒而友賢三者皆得其義則

王事成　劉氏曰藪虞衡也主其藪澤與民共利者也　雜說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王介甫曰自牧至藪皆有所兩則民心繫屬而不散故多寡死生出入往來皆可得而治矣及後世九兩廢人得自恣莫相統一而不知所以繫之故宣王料民于太原而仲山甫非之也當是時上欲知民數而不可得尚安能得其情而制之乎民既散矣則放僻邪侈無不為也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官制有周忠厚即堯舜禹湯之大原而其為法莫詳於三百六十官之內而大綱小紀則率見於冢宰之一官夫冢宰之職蓋三公兼之也三公與王論道經邦若不屑意于法守之意而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與夫八統八柄九職九式九貢九兩之條目區處經畫所以維持天下者靡不究盡十者之目舉於上而天下萬事舉積諸此道與法並行而不相悖本

與末兼舉而不偏廢猶耳目手足視聽動履無一可
缺而身能使臂臂能使指則所關者元氣耳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
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縣音玄挾子恊反
王介甫曰三代各有正月周以建子月為正夏以建
寅月為正周亦兼用夏時以夏之正月為正歲　鄭
氏曰吉朔日也　劉氏曰一陽始生於地中其氣始
和歲事將興而春令將行矣故因其始和而布治焉

鄭氏曰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使萬民觀焉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象魏闕也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　王氏曰正月之吉歲之序起於此事之行始於此先王以道制法以法治事將神而化之與民宜之故於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調制所當改易以興利除害即堯典所謂平在朔易也調改於歲之方終始

和於正月之吉與時偕行之意也和者可否相濟之謂　劉氏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懸治象之法所以則天之道垂象於民咸俾仰而法之也鄭司農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官制漢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事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嗟夫人主之法律其創制顯設所以示斯民

之美惡而使之知所趨避也自典正職掌之官猶不能徧知而何以責民之不犯乎且不特此腹誹心謗反唇微笑漢世往往置于理此何等法哉愚夫細民其何以及知上之禁憲望之如天莫測其意向之所在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上設法令以待天下固將使民易避而難犯而深藏於理官法家民一不與知焉豈同民出治之意乎成周治典之設既布之於邦國都鄙又垂之於象魏不獨使萬民觀

之而小司徒又帥其屬而觀之徇以木鐸無不聞也斂以挾日無不見也上之意達乎下而下之意恊乎上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一道德以同風俗其源流葢如此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參七南反傅音附

王氏曰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鄭氏曰乃者更申敕之　楊氏曰施典施則施法盖申敕之而已豈容有所改易乎　小傳曰牧謂牧民之君也監者其冢嗣也春秋傳曰君行則守守曰監國諸侯世故立其監也所謂牧以地得民者也長都鄙之君所謂長以貴得民者也不世故不曰立其監　鄭氏曰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

亂為民參謂卿三人　疏曰左傳曰杜洩云吾子為司徒夫子為司馬孟氏為司空則諸侯三卿之制可見　雜說先王命諸侯以國凡其官屬皆自辟置然彼亦不敢自專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如齊有天子之二守國高是已夫必自天子命之者非使之伺察諸侯也示以不敢專之意耳自秦人置郡監魏晉而下有典籤專以東制諸侯王為事五代時亦置監郡殊失古人之意　鄭氏曰伍謂大夫五人殷衆

也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胥徒在官者都鄙之長謂公卿大夫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三卿者不足乎諸侯官府之正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攷成也佐成事者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攷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

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雜說大臣之事惟講典法之所由出如臯陶言典禮
同寅協恭之意然後散其條目付之有司故凡治以
典法待之大臣都無事淸心論道格君心而已　鄭
氏曰成八成也禮賓禮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
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
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

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祇音視滌直歷反濯直角反示音祇朝直遥反含戶暗反）

程氏遺書曰帝者氣之主也東方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黄帝然而周禮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鄭玄之徒遂因讖書六天之説從而廣之以為於上帝之外别有五帝豈有此理　王氏曰五帝五

精之君昊天之佐也别而言之謂之五帝合而言之謂之上帝　鄭氏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畧也　陳氏曰戒者勑其事誓者告以言大司寇戒之日涖誓百官士師五戒而誓居其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掌之以大宰重其任也協之以太史正其禮也涖之以司寇肅其職也　鄭氏曰具所當供修掃除糞灑　王氏曰戒所謂散齋也　禮記

曰七日戒三日宿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齋之齋之之謂齋定之之謂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則及祭凡十日執事凡百官有司執祭之事者皆是大宰大宗伯同帥執事而卜日而太宰獨掌誓者卜宜與衆占誓宜聽於一然戒之日又使大司寇涖誓者犯誓則施刑故也執事之別有二凡預祭祀之人謂之執事而饗祭之晨執事之節亦謂之執事此所謂及執事者及執事之節也滌濯謂溉器所以致

潔也詩曰泂酌彼行潦可以濯溉滌濯之　大宗伯宿眡之而大宰及執事然後眡之　鄭氏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嚮祭之晨也既殺以納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祀之日旦明也　王氏曰祀之日正祭時王禮神之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已幣禮神之幣皆有牲幣是也爵獻齊酒之爵醴齊縮酌之類是也　鄭氏曰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大神亦謂天地也　劉氏曰享

先王謂宗廟六享也　鄭氏曰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　王氏曰玉所以昭其文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朝覲會同或言大或不言者各因其時而稱之蓋五服皆朝之歲朝者衆故謂之大玉幣諸侯所以享天子行人所云廟中將幣三享是也玉獻則諸侯所以獻國珍幣與貢皆合之以玉故謂之玉幣玉獻　鄭氏曰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

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贊者助王受此四者也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贊助王為之　王氏曰含禮行於始死之時贈禮行於既窆之後　疏曰大事戎事之屬劉氏曰贊王所以作大事之命戒百官肅而聽之以服行焉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王氏曰朝制有三内朝為燕朝講燕禮也外朝為聽獄弊訟之朝也治朝為中朝在路門之外聽治之朝也四方之聽朝無常所王廵狩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所謂聽朝也視朝於内聽朝於外皆有以賛其事則治外無異於内治遠無異於近矣　鄭氏曰小治小事也大治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　王介甫曰上文云以禮待賔客之治此又云待四方賔客之小治者賔客之治有詔王者八統所謂禮賔是也若其

小治則冢宰專之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王介甫曰歲終則百官府各使之先自正其治然後受其一歲功事則用之計聽其所致以告於上之事

鄭氏曰致事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有功者置之進其爵無功者廢之退其爵也三歲攷績大無功不徒廢必更加罪大有功不徒置必更加賞

雜説唐虞攷課之法自詢于四岳而下至於三載攷績綱目備舉然後可行非一切之法至成周則六卿先攷之屬官而後倡牧伯牧伯從而攷諸侯攷課既備然後上之天子故周官六卿每歲則詔王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西漢循吏傳不載縣令皆郡守自辟除課第之刺史課郡國守相而丞相九卿則雜攷郡國之計書至天子則受丞相之要漢去古未遠故猶有古意唐姚崇擇十道採訪使亦得為相之體至

京房徒知攷功課吏之法而綱目不舉亦卒不能行
陳平不理會斷獄只用一張粹之為廷尉董仲舒建
議使公卿郡國舉賢良此皆得古人之意看光武時
尚書事不領於三公魏晉間黃散官不領於吏部大
抵帝王之世不過責任數人而已自三公已下只留
意一二人後世考課之法不行只是綱領不舉耳
雜說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而詔
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

則又自考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司冦又命其屬入
會而致事下至宫正則會其行事内宰則稽其功緒
以自考其職之所統雖醫師之微亦於歲終而稽其
醫事此各考於其屬也上下遞察而冢宰實提其大
綱至於會計之繁則又専設司會一職以察之司會
之職曰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
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
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攷於一職之

長而後攷於一官之長攷於一官之長始盡攷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　蔡氏曰夫積日為月積月為時積時成歲天之道也周之設官三百六十說者謂其象天一歲之數意或然也是以月要時攷歲會皆非泛然無所參稽也宰夫司會既已攷之矣而數其功過則有御史治其廢置則有冢宰而王又親數其功過焉總之有屬而會之有聯倡之有本而董之有序其效職者非特其大臣也而微臣亦憂國焉其畏

法者非特其邇臣也而遠臣亦加厲焉故僕夫况瘁言賊者之致憂也田畯至喜言徹者之致誠也是豈無其故而然哉亦以課賞之法素明而八柄之所掌者有常制也　雜說法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其久任與考績乎有虞黜陟必在于三考之後成周大計羣吏又遲於三年大比之餘盖任之不久則不能以成功考之不精則必至於廢事乃若後世久任之法不行而攷課特文具爾故趨競之風熾起躁進之習愈

職忽遷倏易為吏不久於其職不勤於其事視事之
庭猶傳舍耳攷課之法其何以行之哉　王氏曰書
曰三載攷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之法則歲終廢置
三歲誅賞之何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
其法畧其事簡故至於三載攷績九載然後黜陟幽
明當周之時其法詳其事繁故歲終則廢置三歲則
誅賞亦各趨時而已　雜說三年大閲三年大比大
計羣吏只每年更互一件

張横渠曰周禮惟大宰之職最難看蓋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捕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嘗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它五官便易看只一職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鄭氏曰宮刑在王宮者之刑建明布告之　王氏曰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此治內以及外之意大司寇五刑無宮刑則宮刑獨小宰之所建也政令糾禁所以為刑之先後左右期至於無刑者也嘗觀文王道化之行德化之及廣至於江漢之域近至於汝墳之國反而求之始於后妃之本而已記曰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此之謂也

雜說有王宮有后宮內宰治王宮之政令所謂后宮

也至於凡宫之糾禁則王宫后宫總隷小宰矣糾以約其失禁以禁其邪不惟邇臣知所畏而後宫近習亦有所畏此乃先王治内之道　雜說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治王宫者也以後即叙宫正宫伯二官二官皆士爾不足以壓人望故俾小宰宰夫總之此最有意　楊氏曰貳者副大宰之治也　疏曰太宰以六典八法八則治邦國官府都鄙此還以之鉤攷其治所謂逆也　劉氏曰貢賦之入歲無常數九式

之用國有定規彼有餘此不足小宰均之以裨不給則九式不愆於禮矣節邦用者非其式不可用而王者之欲不節而自中乎禮義矣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雜說小宰所掌典法皆大宰執其要而六叙獨不掌盖法有詳略尊者治其略六叙之法已詳大宰所以

不掌　疏曰尊卑先後各有次敘所以正羣吏　王氏曰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位有尊卑必以其敘正之宰夫辨八職有治要治凡之别能治數而後使治目能治目而後使治凡治有詳畧在其位之貴賤故以敘進之有官斯有職有職斯有事事之大小亦因其官職故以敘作之制食有等級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此以敘制之　疏曰以敘受其會者歲

終進會計文書尊卑各以其叙受之　鄭氏曰以叙
聽其情情争訟之辭　王介甫曰亦各以其叙聽之
耳　東萊曰左傳作秩以正其官如小宰六叙正羣
吏是已萬一秩叙不正其餘皆亂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
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

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王氏曰先王因能而任官所以使之治其事因官而設屬所以使之佐其長六官各有屬皆六十合六官之屬其員至於三百六十非人為之私智也以法天道自然之度而已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又增之而三百六十焉或多或寡亦因其時稱事之

繁簡而已　劉氏曰天覆之地載之四時生成之六官代天地四時之工以遂萬物之性者也　鄭氏曰大事從其長若膳夫食官之長則下庖人内外饔亨人皆來諮于膳夫小事則專達若宫人掌舍等自專行事　王氏曰官有尊卑則所治有詳畧大事則畧而尊者治之小事則詳而卑者所治也是故事之大者不聽其長則卑者從而敗事事之小者不專决則尊者繁而無功先王之馭羣臣亦各有道也故上下

足以相臨尊卑足以相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懐賔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王氏曰夫徒善不足以為政故制治必有法徒法不能以自行故行法存乎人先王建六官而授之以法

其法則有六典焉其官則有六職焉典為畧職為詳畧以立其始詳以成其終此六典六職所以相因為用也　雜說典以書言故及於官府百官之職六職以人言故百官官府不必言　疏曰以節財用制國用故也　王氏曰以懷賔客大德修而遠人服也中庸九經終於懷諸侯亦是意矣　疏曰以事鬼神主祭祀故也　劉氏曰不以聚百物為職則兵革興而民力殫矣不以除盜賊為職則刑罰濫而大寇作矣

不以生百物為職則事為廣而八材枯矣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賔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弛尸氏反

䟽曰官府中有六事皆聯事通職為之 鄭司農曰大祭祀太宰賛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司馬奉魚牲馬牲司寇奉明水火

䟽曰大賔客太宰賛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司徒令

修道委積大宗伯為上相大司寇前王巳下皆倣此

王氏曰歛民之財謂之歛弛民之力謂之弛言歛則散利可知言弛則力征可知此六者之外凡小事亦皆有聯若司關聯門市之屬皆是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禄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買賣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比毗志反政音征傅音附别彼列反會古外反凡要會會

計之字皆倣此

王氏曰其法一定而不可虧故謂之成司寇凡萬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劉氏曰八者民物簿契圖籍之事皆有定制而不可亂所以養民之信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而為本有以證於其民而莫敢不信則本立矣民而無信雖有禮樂刑政何所措哉　王氏曰經邦治者經常也凡物有經有緯一成而不可變者經也錯綜無窮者緯也夫聽

天下之治自征役至出入錯綜無窮也自比居至要
會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夫民生而有欲則不能無求
求而無分界度量則不能無爭先王懼其有爭端也
先為之法以防之有犯者以此治焉則情偽明是非
審奸者無所肆其巧愚者無所受其弊易之訟曰君
子以作事謀始先王所以慮患可謂遠矣政力征也
記曰七十者不從政　鄭氏曰役起徒役也　王氏
曰征役當知其可任與施舍故以比居聽之　註疏

比居伍籍也司徒五家為比用之則五人為伍　林氏曰以籍之伍相更發軍故平而無遺脫此力征所以均也　註疏師田出征及田獵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計其卒伍閱其兵器為之要簿六鄉二十五家為閭六遂二十五家為里閭里之中有爭則以戸籍之版土地之圖正之　王氏曰舉物以就貸為稱責其所償為責傳地傳也別判書也　疏曰傳別謂於券背上大作一手書字札字中

央破之為兩段兩家各得一也　注疏有人爭禄之
多少位之前後則以禮命文書聽之禮命禮之九命
之差等　王氏曰民之通財不能無取予彼有所取
而此有所予必以書契驗之載於簡牘之書合而驗
之為契商賈阜通貨賄交易于市防其有爭心焉故
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出謂給以用之入謂歛而藏之
出入之計書謂之要會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

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王氏曰察此六者以計羣吏之行能　鄭氏曰弊猶斷也　王介甫曰廉者察也　鄭氏曰六者以廉為本善其行謂之善善其事謂之能　鄭氏曰敬不懈於位也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　王介甫曰

辨能辨事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共皆音供
施音施

鄭氏曰灋禮法也　王氏曰太宰於戒具不言法道揆之任也祭祀吉禮朝覲會同賔客賔禮軍旅田役軍禮喪荒凶禮嘉禮有脤膰則祭祀之事有饗燕則賔客之事則五禮具於此七事矣戒勑其事之所當謹具致其物之所當供　鄭氏曰施舍不給役者雜說財用共於治官之屬治訟聽於刑官之屬小宰舉其要故令之而已　王先生曰七事即六聯也獨

不見歛弛令百官共其財用治其施舍則歛弛亦在其中矣　林氏曰甞攷三代之政未甞有轉輸漕輓之事又春秋列國諸侯會同征伐無歳無之然其兵食資用皆取給於所過之國亦未始有餽餉之役凡以農功修而粟帛衆雖門闗郊里野鄙之間皆有委積故能随用取足也周禮小宰會同軍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而春秋齊師還自召陵申侯請道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粮扉屨是也至秦欲攻匈奴始使天下

之民飛輓芻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斛漕運之蝛蓋興於此惡足為治世法哉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賔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註䟽贊玉幣爵又從大宰助王也別言祼將據祭宗廟人道故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王氏曰祼將祼而將瓚也 王氏曰天則升煙地

則薦血人之竟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焫蕭以求諸陽祼以求諸陰焉　程氏曰天地用玉幣交神明而不祼則玉幣尊於鬯故大宰贊之鬯則大宗伯贊之祼將又甲於鬯故小宰贊之若此類者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任因任受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王先生曰宗廟之祼王與后為之賔客之祼宗伯代為之王不酌賔客而有受酢示君無酌臣之義也唯祼助宗伯受幣受酌皆助太宰　疏曰受幣爵者大

宰於賔客處授王王受託大宰以授小宰 鄭氏曰

口實曰含衣服曰襚凶荒有幣玉者賔客所賵委之

禮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賛冢宰受歳會歳終

則令羣吏致事正歳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

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宫刑憲禁于王宫

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

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註疏月要每月之小計小宰受之歲會齎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助冢宰受之冢宰布治于正月之始至此正歲建寅之月懸之于象魏其小宰亦助大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焉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劉氏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戒治官之屬正其始也　王介甫曰將以禁人則宜使人皆知不使之皆知及犯令而刑罔人而已　鄭氏曰憲表縣之

劉氏曰亦欲使王宫正其始也　王氏曰令百官府者乃王宫中之官府百官有治事于王宫者也既憲禁于王宫又明為告令使之皆知之大刑非特常刑也於常刑又有加焉以宫刑宜嚴故也今律宫殿比常法有加亦以是哉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羣吏之治以待賔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治直吏反下並同　朝直遥反

鄭氏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敘群吏之治者常次敘群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　劉氏曰賔客之令令戒令也於朝覲會同之禮而先為具修也　鄭氏曰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上書也　雜說宰夫掌賔客復逆要之此即尚書職事猶今之掌章奏報告者是也太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與天子親近執文書以奏也此官合屬冢宰

漢御史大夫領御史十五員受公卿章奏足矣而又有尚書者蓋侍御史在外庭不可常至内庭遂置尚書在内掌四方章奏至武帝游燕後庭不出於是置中書謁者令以宦官為之平決尚書事章奏到時盡歸尚書當時少府已誰何不得於是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後來霍山為之有副封之弊魏相白去以防壅蔽尚書之權又輕後以中書收其權遂成兩省

雜說正朝位有其法則有以正朝廷而無内陵之

患待賔客有其令而無外侮之憂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賛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藏作浪反

王氏曰此合六官之屬而言之辨其八職使各有所掌尊者所掌治大而畧卑者所掌治小而詳　劉氏

曰正總言六官之長也師總言六官之丞也司舉六屬之長也旅舉六屬之佐也　䟽曰要大要也　王氏曰合衆目以為凡　雜說目條目　鄭氏曰治數每事多少異也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賛治若今起文書草　王氏曰胥雖賤而不足以統徒故掌官中事治先後之叙　鄭氏曰徼令趨走給召呼　劉氏曰八職之辨統有宗會有元而臂指各適其用焉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乗其財用之出入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辟音避　盛方石反長丁丈反

王氏曰制治者瀍也行法者吏也吏有勤怠則治有善否非立法以攷之則吏治無由而知太宰出法以治之者也小宰執法以逆之者也宰夫循法以攷之者也　鄭氏曰群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　王介甫曰以一二三四乘之謂之乘總會其數謂之會欲知其總

數則宜會欲知其別數則宜秉今此欲知其失財用物及足用長財善物故言秉之失其所藏之財賄則謂之失財非所當用而用之則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則謂之失物　劉氏曰辟名隱蔽其失也王介甫曰其出入名不正　鄭氏曰官刑司寇五刑第四者　王氏曰足用用無不足長財所藏又有餘善物物有能善故賞之　劉氏曰宰夫攷官府羣都縣鄙之治秉其財用之出入以官刑詔冢宰而誅賞之司會亦云以

詔王及冢宰廢置此見內外財用總於冢宰矣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眂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其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委於偽反積子賜反飲於鴆反食音嗣飧音孫

鄭氏曰式法祭祀之式　王氏曰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小宰以法掌戒具所以賛大宰而宰夫又以賛小宰也　鄭氏曰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比校次之　王介甫曰凡禮事五禮之事小宰七禮是已令百官共其財用所謂官府之具也

鄭氏曰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　王先生曰自掌其牢禮至飱牽無有牢禮也　王介甫曰牢禮委積若大行人五牢五積四

牢四積三牢三積之屬膳獻則殷膳太牢及上介禽獻之屬飲食則饗食禮九獻食禮九舉之謂也賔賜王所好賜也陳數以爵等為牢禮之數　鄭氏曰飧客至所致禮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弔事弔諸侯及諸臣幣𦨭用賻也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也小官士也治共辦之也旅冢宰下士也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

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修宫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䟽曰歲計曰會謂一年會計文書總錀考之月計曰要謂每月終則正其一月之計日計曰成謂每十日之所終則正其一日之所成正猶定也其或違時令失期會而文書濡滯者則告冡宰誅責之　李氏曰先王之所以課吏者如此其密也日入其成是無一

日而可廢放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賞有功者驟獲其利無功者卒伏其辜宜乎天下之無不知勸勉愧耻也　疏曰警戒羣吏亦謂宫中之吏　王氏曰正歲以法警戒宫中之吏替小宰令之使各謹於用法也能有才者也良善也　鄭氏曰上謂大宰小宰　官制曰讀周官書一篇見成王所以勸戒其群臣皆有寛厚温和之氣戒之以敬以公以學以敏以剛决以誠信以咸和以勸

善勤劬懇到如父兄之訓子弟其告之辭曰不過曰惟爾不任而已惻然惟恐傷之及觀周禮一書而知成王之所以馭其羣臣者皆有嚴厲督責之意大宰勵之以八法馭之以八柄歲終詔王廢置三歲大計而誅賞以至小宰之職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又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凜凜乎其嚴惟恐或敗我事也此無他戒之不致其委曲則無以得其心督之不致其嚴厲則無以激

其志二者交相濟焉有不可偏廢者成周官人之法大抵如此

宮正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官制曰宮正王宮宿衛官之長　雜說先王陳設兵衛皆伯相冢宰統之名伯以西伯為相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呂伋大司馬之屬亦須命而後行

蓋宰臣統宿衛也此最有意　雜說環衛官有兩項一項是公卿士大夫子弟為之分制八隅宮伯領之一項是官府在王宮徒役為之分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周列環衛分置區廬宮正領之大抵兩項人都是環衛王宮宮伯所掌在漢時所謂郎衛宮正所掌在漢時所謂兵衛周盡屬於冢宰至於春秋猶存如潘崇為太師掌環列之尹至漢郎衛屬之郎中令兵衛屬之衛尉這一項人已是分別然光禄勲掌

典謁署郎而太尉部之則亦隷於三公然署郎猶敬長官而於三公無敬以文屬無以徵令乎其間武侯相蜀深慮宫中府中不為一體則當時宫府判矣

陳祥道禮書曰周禮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康成皆曰官府之在宫中者若膳夫王府内宰内史之屬士謂王宫中諸吏之適子也康成以士為諸吏之子亦誤也盖士衛士也

庶子國子之倅未為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國子舉矣宮正掌凡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宮伯掌士庶子授次舍之職事則宮伯所掌皆宿衛之人宮正所掌不特宿衛而已次其宿衛所在也舍其休沐所在也八次八舍布於王宮四角四中則遠邇節而徼候便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則上下親而内外察矣又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宮伯掌其政

令誅賞使之學問日進職業日修足以備顧問謹侍衛則王宫之左右前後孰非多聞直諒之士乎秦有郎中令掌宫殿門戸漢武帝更名光禄勲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署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内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明經行修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端朴有道高節公府椽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揚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侯郡守二千

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則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署郎而光禄不在禁中至梁改為光禄卿北齊曰光禄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為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保任而後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

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内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徳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宫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宫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踈貴賤之居比方李反下同柝吐角反去起呂反奇音羈衺似嗟反亦作邪蹕音畢

王制曰侍衛之不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之不正無以

謹近習王宮之戒令糾禁所以為防制之具也　鄭氏曰比校比也官府之在宮中者如膳夫玉府內宰之屬次其宿衛之所在也舍其休沐之所在也皆校比其人之衆寡及在否版宿衛人名籍待戒令及比也夕莫也柝戒守者所擊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為其有懈怠離部署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是也故凡非常也　王氏曰令宿宿衛王宮若今坐甲也其比亦與夕擊柝同故云亦如之　鄭氏曰辨外內而

時禁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　王氏曰興事造業為功功事有倫為緒功緒有多寡故稽之德行有衺正故糾之幾其出入謂微察之若闇人云喪服凶器不入宮之類稍食祿廩也均平班之　雜說天官一官惟宮正內宰獨說均其稍食它有司不言周時內有六宮外有三朝六宮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六宮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凡在治朝之官掌之宮正凡在禁中之官掌之內宰所以稍食必二人頒之

以此見先王時百官宮衛之請俸非若今只聚在粮料院當時分看財守計内宰所統若干人宮正所統若干人用得幾多禄食分付與二人使自分授之此等制度非獨是關防所以護養士大夫廉耻多矣

劉氏曰淫放濫也怠懈慢竒異常也衺不正也　王先生曰民非特宮中吏之家人如司隷帥其民而搏盗賊使之守王宮則凡宿衛之士皆是　雜說或曰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門外所以别外内教貴

賤也今宫正乃比宫中之官府又曰去其竒衺之民則是妃嬪與官吏雜處㢘陛不嚴而外内亂矣殊不知宫正所掌者宫中徒役之民與典婦功等官皆士人也皆有廬室官舍在内雖宫中不當與妃嬪雜處漢郎吏舍衛士廬周匝殿内自後世而觀亦豈與妃嬪雜處耶　鄭氏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率且寄宿衛之令藝六藝也　林氏曰教之道藝而必會其什伍者所以相任相督也

雜說宮正以德行道藝教王左右前後之臣環衛之士其淫怠奇衺者又不得與乎其間無怪乎侍從僕御罔非正人　王氏曰稍食以月會行事以歲會疏數不同者養之者詳而責之者畧君人之仁也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人臣致其義而下不至於慢事而廢職君人致其仁則人不至於日陵而無耻國有大事令王宮之官府次舍即其所居以聽其所為所以待非常也火星以三月見於辰九月

伏於戌即其出入之時而修火禁先王因天時以謹人事之戒思患而預防之者也　劉氏曰從王行於宮中及廟中則司其蹕與燭所以供衛護也　鄭氏曰蹕止行人執燭以為明也廬倚廬也舍堊室也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劉氏曰王族有親疏臣子有貴賤

宮伯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氏曰伯長也以其為宫官之長故曰宫伯

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序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宫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劉氏曰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宫貴室諸子守下宫下室庶子之官所以治公族也而隷於太

子周公之法出於文王也而天子之制又大於諸侯矣故有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　鄭氏曰王宫之士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版名籍以版為之

王介甫曰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及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安危一體休戚一心上下親而内外察也　雜說周制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蓋王朝宿衛之人而執劉鉞以衛階陛者皆冠冕學士大夫也至漢猶有執戈如揚子

雲者而宿衛殿陛之下亦不過取之六郡良家耳
東萊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
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
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漢陛楯執戟尚
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
而周廬陛枑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
當深繹也　秩敘觧見下文　䟽曰作其徒役之事
士庶子屬太子隨其所用役使之　鄭氏曰八次八

舍衛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　雜說作宫衆則令之國有大事申宫儆備耳　鄭氏以為當從行非也且虎士八百人執戈以先後王謂之爪士王不出亦不行宣王祈父調之出征而詩人以為刺况士庶子衛王宫者哉然國子亦有從戎事者諸子所掌是也　王介甫曰秩酒秩膳之類依品秩予之日月有焉故月終均之勞逸劇易之叙宜以歳時更焉故歳終則均之　鄭氏曰以時頒其衣裘頒布也

若令賦冬夏衣　王氏曰食人之食者必思所以死人之事被人之衣者當思所以懷人之憂先王豈徒衣食之哉亦使之有以充其責而已有功則賞有罪則誅所以懲勸之夫衣裘之頒以示其仁誅賞之行以示其義仁以親之義以制之先王所以治國子者固有道矣此所以用之於宿衛則無間之可乘用之於守固則無患之弗禦而安危一心矣　雜說周制士庶子及凡守衛王宫者掌於宫正宫伯等而屬於

冢宰禄秩衣裘歲月均恩班數有加所謂文武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如此至秦則不然尊君抑臣三法直行於父子収司連坐之法直行於宫禁平時環御殿廷如坐針氊視人主畧無仁恩私義一舉動直入於法故荆軻逐秦王殿下環視而不敢救其少恩之禍直至於此高祖與群雄角逐天下此等諸將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叛逆交作惠帝即位此正主少國危大臣未

附之時況呂后專權諸呂睥睨宫禁一旦有意外之變左右前後皆非人主腹心之人此亦可憂故方即位即賜中郎郎中外郎宦者尚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御驂而權一時之宜也後來誅諸吕迎立文帝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文帝不得入太尉往諭乃引兵去此則知禮知義緩急軍變有所憑仗者矣文帝㑹得此意一入宫即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亦為吾之押衙歟

膳夫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詩曰仲允膳夫　王先生曰昔屠蒯以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飲酒樂遂酌以飲工而罪其司聰酌以飲嬖而罪其司明酌自飲而罪其司味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而二御失官

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故後世以杜蕢之爵謂之杜舉後世以仲允為之周道微矣膳夫得人則如屠蒯非其人則如仲允此其所以次於宫伯也　官制曰此猶漢少府本朝御前供奉官

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

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賔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歳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食音嗣饔音翁札仄八反烖音災

鄭氏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　王氏曰后配王以治内也世子

天下之本也故用其養王者以養之　註䟽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威者王舉之饌也六穀稌黍稷梁麥苽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六清水漿醴凉醫酏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物未盡聞八珍淳熬淳毋炮豚炮䍧擣珍漬熬肝膋也醬醯醢也醢人醯人各六十甕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玉藻云皮弁以日眂朝遂以食日中而餕一

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也侑猶勸也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也王制曰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王介甫曰夫無大喪荒札疪之裁則王可以樂之時也侑食及徹皆以樂所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也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也侑徹以樂所以和平其心也而助氣體之養焉　王氏曰王之食也以禮而侑食也以樂則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其所養可知矣

鄭氏曰飲食必有祭示有所先也　程氏曰古者飲食設必思始耕者先王無德不報固如此　王氏曰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可以見君子有事不忘本也

王介甫曰品嘗食者每物皆嘗之養至尊當謹之其所防微矣事君就養有方則此膳夫之事也造至也致食於是然後進而御王王已食徹至故處焉孔子齊必變食致養其氣體所以致精明之至也夫然可以交神明矣　論語說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

以齊之所以交乎神明者唯致其誠而已矣齊必變食而養氣體焉欲其精一於為齋者　鄭氏曰大札疫癘也天烖日月晦蝕地烖崩動也大故冦戎之事及刑殺也　李氏曰荒札烖皆不舉然則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貶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不為之祐人不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寧未之前聞也芸閣呂氏曰仁者以

天下為一身者也一氣同體天理之所自然也非引而譬之也今吾有是身無尺寸之膚非我有故無尺寸之膚不愛也疾痛痒痾所以感吾慘怛怵惕之心非有智力與乎其間也以天下為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吾愛也禹思天下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飢者猶已飢之非猶已溺之飢之天下之溺與飢是已親受之也故歲凶年穀不登民有飢色國君士大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玉食士

大夫非無田祿仁人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

王介甫曰奉膳賛祭非朝食之餘膳也祭所以致敬祭而弗敬如弗祭故禮餕餘不祭奉餘膳而祭非所以致敬且王舉之饋膳用六牲則燕食亦必有膳矣 王氏曰左傳曰歸胙于公蓋祭餘謂之胙胙俎祭餘之俎也祭祀則有尸胙王之俎賔客則有祭先之俎膳夫既授祭及卒食又徹胙俎重祭故也稍事小事而飲酒稍則禮之畧者故設薦脯醢而已薦如

冬薦魚之薦脯腊人所共設此三者不用多品也燕以示慈恵故君臣亦有賓主之道焉　楊龜山曰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以燕褻故以膳夫為主非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主而王不自獻酬焉稟人繼粟庖人繼肉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　鄭氏曰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亦主其餕之數不饋之耳脩脯也致福者羣臣祭

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膳夫受之以共王膳　疏曰子產云祭有受脤歸脤受脤者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者大夫祭歸肉於公王臣亦然　陳氏曰以摯見者受之所以納其德膳之所以用其德若玉帛則不入於膳夫　鄭氏曰以羔鴈雉為摯見者亦受以給王膳歲終不會計多少優至尊也　楊龜山曰人主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冡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然則所謂不會者非蕩然無以節制之制之有冡宰之式

而非以有司之法制故也

庖人庖扶交反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注䟽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賈主市賈知物價庖人供庖厨須用市買也

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

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畜許又反鱻悉然反羔古老反如字或呼報反腒其居反鱐所留反臊素刀反腥音星羶舒然反

註疏六畜六牲也始養曰畜將用曰牲校人牛人雞人犬人等總送六畜與此庖人馬牛豕羊犬雞也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羔豚犢麛雉鴈凡鳥獸未孕

曰禽鱻生肉也薧乾肉也薦亦進也好羞謂非常之物禮器曰四海九州之美物莫不咸在物雖非常進之孝也王氏曰好羞若文王之菖蒲曾晳之羊棗之類蓋先王先公先后夫人平生所好祭祀因而脩之以生事死以存事亡故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方其祭祀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故齋則思其所嗜祭則思其所好可謂孝矣然所求難致傷財害民以貽其先之好僻君子亦不為也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者是也

喪紀喪事之祭虞祔之屬令令獸人王介甫曰賔客禽獻掌客所謂乘禽九十雙之屬所獻禽於賔客之法也令之則授以此法使知所獻之物

與其數及其出以給用受而入之則亦以法焉　鄭氏曰凡用禽獻用以煎和之獻王　王氏曰先王乘時之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此庖人所以有禽獻之法也　鄭氏曰羔小羊也腒乾雉也鱐乾魚也麛鹿子也鱻魚也　王氏曰羽凡羽物皆是　雜說王者之養必配陰陽此八物皆因其時物所宜也　鄭氏曰膏香牛脂也膏臊犬脂也膏腥雞膏也膏羶羊脂也　劉氏曰此四膏皆謂四時之所

宜食或謂取休廢之膏以抑其盛非也先王日一舉膳用六牲不特其脂膏制於腒鱐然後爲養直煎和之味各有所宜爾豈有休廢哉　王先生曰膳夫云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止不會王及后是世子之膳禽則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重其爲天下之本會者所以正其爲天下之本也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酒則會也唯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會也會其禽則

無禽荒之失矣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矣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矣周公之待世子所以杜其窮奢極侈之心者如此

內饔於容反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註䟫饔割亨煎和之稱內饔所主在內以其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皆是在內之事

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

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眂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亨普庚反泠音零庮音由又餘栁反躁早到反皫方表反沙如字又蘇它反貍音鬱睫音接般音班螻音樓胖普半反好呼報反

鄭氏曰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膰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也　某氏曰陳設也　鄭氏曰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　疏曰百羞庶羞百二十也醬物醬百二十罋也珍物珍用八物也　王氏曰內饔選擇其中御者以俟膳夫之饋王也后世子言共不言饋者殺於王也內饔辨腥臊羶香之可食者則共之不可食者則去之凡以謹於奉至尊也則無陰陽

偏勝之氣而氣體賴之而安矣　疏曰牛無事而夜

鳴其肉必廇廇惡臭如朽木也　王氏曰此辨香之

不可食者　疏曰泠毛毛長也而毳毛總結也　王

氏曰其肉雖羶而不可食　王氏曰犬股裏無毛謂

之赤股而又狂躁其肉雖臊而不可食䴥色失色而

不澤沙鳴其鳴聲細而踈散則其氣鬱塞而不泄而

其臭惡矣内則以貍為鬱故也豕盲眂有目而視不

明也而又目睫毛相交而生其肉必腥此辨腥之不

可食者馬黒脊而其文斑旋則其臭如螻蛄而不可食 論語說古人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皆非所以養志氣也君子之所以養志氣者未嘗不以正 疏曰凡宗廟之祭祀時祭月祭及禘祫皆在其中云割亨而不云煎和者煎和所以致味鬼神尚質不貴褻味也 王氏曰羞庶羞也脩脯脯也刑鉶羹也膴肉竊之大而無骨者胖半牲體也體骨連骨者也鱐乾魚也所以待珍膳 王介甫曰王所善而賜之饔人內

饔之屬人

外饔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註疏外饔所主在外掌外祭祀及饗耆老孤子割亨皆是在外之事

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賔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

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爼而實之食音嗣

疏曰外祭祀若天地四望山川社稷外神皆掌其割亨 鄭氏曰飱客始至之禮饔飱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饗 王氏曰饗以飲為主若行人所謂饗禮九獻饗以食為主若行人所謂食禮九舉 疏曰饗耆老國老庶老及死事者之父祖也 李氏曰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也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

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哻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黒衣而養老四代之制雖有改而其道蓋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老士為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

亦引户校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下無父矣欲為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不可得也是以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者也親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獻祝噎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義莫不為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以教天下

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它人為父凡天下之民其敢遺其親父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

鄭氏曰孤子死王事者之子士庶子衛王宫者

王氏曰師所以用衆役所以任衆彼其趨事之勞頓車馬之疲獘冒風霜而歷歳時之久致公義而忘室家之私先王於是勞還犒師酌其長帥所以有獻賜之禮也獻以飲之賜以予之外饔則掌其脯肉之事

鄭氏曰小喪紀有奠祭

亨人亨普庚反

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三十人

鄭氏曰亨人主給水火為内外饔煮肉者

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内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太羹鉶羮賔客亦如之齊七細反爨七亂反

註𨇾鑊所以煮肉既熟乃脀于鼎實水於鑊及爨之以火皆有多少之齊　雜說水有善惡火有新舊不

有官以司之一切付之徒役之手則足以傷生害氣焉

陳 鄭氏曰職主也 王氏曰爨令之竈以薪蒸燎火于竈中亨煮一也膳用六牲羞用百有二十品其物不可不辨 劉氏曰六牲之肉汁不和以味者謂之太羹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而用陪鼎調以五味盛於鉶器謂之鉶羹孝子之愛於其親以德不以味也事於其先以誠不以苟也故其祭也始不忘乎古所以追崇其德也終必備其物所以竭其誠也

王氏曰荀子曰大饗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蓋所以使天下後世知禮意所尚在此而不在彼也醴酒之用而玄酒之貴割刀之用而鸞刀之尚黼黻之美而蒉桔之設聖人重本之意可知矣　疏曰賔客致饔餼及殯食禮皆有陪鼎

甸師甸田遍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鄭氏曰郊外曰甸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　陳氏曰

諸侯亦有甸人　疏曰甸地在百里外天子藉田又在南方甸地故稱此官為甸師也徒三百人特多者天子藉田千畝用人衆也　王氏曰亦為其以薪蒸役内外饔之事非特耕耨王籍也　疏曰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者以其共野之薦又給薪蒸以供亨飪故在此次亨人與下獸人等為長官　官制曰亦猶漢少府本朝御前供奉官

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祭祀共蕭

茅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眚烖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内外饔之事耨乃豆反蠡音資蓏力果反眚生景反

鄭氏曰帥其屬府史胥徒也王以中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終之

王氏曰以耒而利地謂之耕以金而耘草謂之耨孟子曰深耕易耨是也王必三推者身先以帥天下也

使庶人終之者續終以尊天子也　疏曰以時入之者麥則夏熟黍稷秋熟送入地官神倉六穀曰粢在器曰盛粢盛祭祀所用穀　王氏曰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淳固於是乎成天子親耕藉田者敦本之道孰大於是夫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而王必親耕以共粢盛者服勤以

自致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為農者孰不勸於耕以天子必耕以共粢盛則天下之為子者孰不勸於養行一物而其義兩得之矣　劉氏曰聖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非於祭祀不能備物而必躬耕以共粢盛者事親聖人之志也道為人之所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皆外物也豈足以奪其志哉必躬身為之使天下知所以事其親焉夫志遂於已而誠及於先者孝子之能事也又況使天下孝於其親此

聖人所以務為百政之先而竭其誠盡其禮者也
鄭氏曰詩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
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蕭香蒿也茅用以縮酒縮
酒者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齊桓公
責楚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是也亦以共祭之苴苴
以藉祭易曰藉用白茅是也　王介甫曰茅體順理
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此　鄭氏曰郊外曰
野甸在遠郊之外稱野在木曰果在地曰蓏　雜說

共野果蓏何所致哉古者田疇之間無有廢地方禾未登場疊場未用者則樹菓蓏之屬雖帝籍亦不使荒也　劉氏曰共蕭茅及果蓏皆所以致誠於祭祀其地之所出而力之可共者也國有凶荒者天地宗廟之所不祐也其由粢盛之不馨也歟甸師引咎以責裁為已歸庶幾免乎國之禍患也　鄭氏曰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氏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則磬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獄成

致刑於甸人必刑於隱不刑於市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役為給役也木大曰薪木細曰蒸　疏曰其徒三百人耕耨藉田千畝其事至閒故兼為内外饔共其薪蒸

獸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曰獸人掌共野獸以為膳羞故在此

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

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罟音古注之樹反

註疏罟網也以網摶所當田之獸四時田獵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四時各以一為主無妨兼有網取也　王介甫曰冬物成之時狼殘物之尤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為此也各於其尤害物之時罟而獻之明設官主以除民物之害

春秋獻獸物亦以除民物之害與雍氏春令為阱擭之利於民者同意　註疏守者備獸觸者也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弊仆也弊而田止田止虞人致旌旗於田處之中央注猶聚也獸人則令所田之衆輸其所得獸聚於旌旗之中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也　王氏曰為用鮮故共其生獸為給常用故共其死獸　鄭氏曰入於腊人當乾之也　疏曰獸人所得獸其皮毛筋角擇取堪作器物者送入於

王府凡田獵取禽獸者所有政令獸人掌之以其知田獵之法故也　王介甫曰周之初沛澤多而禽獸至周人嘗患其逼矣唯周有以勝之然後中國之患除而人更賴其所獲以共服食器用然則獸人之官修寧百姓之大者也魚之為物潛逃微眇難及以政方周之盛時乃能使之莘其尾頒其首浮沈小大備得其性則以有法度加焉而已然則獻人之官修養萬物之悉者也故二官各入其物於王府以為王者

仁民愛物其施如是然後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也　雜說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獸人之職宜以是觀之

𩺰人　音魚本又作魚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疏曰䱷人掌取魚供魚故在此徒三百人池塞苑囿取魚處多也

掌以時䱷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䱷者掌其政令凡䱷征入於玉府鮪位軌反

註疏詩云無逝我梁無發我笱又云敝笱在梁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梁水堰也堰水兩旁中央通水為關孔笱者葦簿也以簿承其關魚過者以簿承取之

劉氏曰魚潛於淵蕃物之善者也聖人養之之法則數罟不入汙池也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也然則罟非其制不可設矣取非其時不可為矣是故先王制罟必四寸然後天下之魚得以長育矣梁設有時則凡魚得以遂性而頒首莘尾矣中孚曰豚魚吉者信在民心而惠及豚魚也　鄭氏曰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䲷生也薨乾也　疏曰凡漁者有所政令則𠭥人掌之以其知取之時節及其法

也凡近川澤之民於十月獺祭魚之後亦得自取魚其中須骨堪飾器物者漁人主收之送入玉府以當邦賦

鼈人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疏曰鼈人掌取互物亦以供食物故在此

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簎事（互户故反 簎赤角反）

蜃上軫反貍莫皆反蠯蒲辛反蠃郎戈反蚳直其反

劉氏曰互物謂有介甲之物　鄭氏曰籍以叉刺泥中摶取之莊子曰冬則擉鼈於江　王氏曰先王之於物交之以道用之以禮育之以仁使得遂其生盡其性而無殀夭之傷魚鼈龜蜃雖微物然豈以其微而輕取之哉故必以其時　鄭氏曰蜃大蛤也貍物埋藏泥中非網罟可致者　王介甫曰鼈及龜魚字乳以夏而蜃以夏秋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避其字乳

之時而弗獻也唯王不以飲食之養害仁政之法度如此然後能率天下之民以成魚麗之功矣　鄭氏曰蠃蠯音夷蝓音俞　鄭司農云蠃蝓也　杜子春云蠃蜯也蚳蛾子也疏曰蛾子者謂蟻之子取其白者以為醢也　王先生曰按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諫曰魚禁鯤鮞蟲舍蚳蝝古之制也里革以舍蚳蝝為仁周公以共蚳蝝為禮何也葢宣公之夏濫非時也周公以時取之而已雜說夫鳥獸魚鼈咸若皆其德懋之所致自獸人以

下莫不以時取之以共膳夫亦所以賛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非窮口腹之欲以暴殄天物也

腊人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疏曰腊人掌乾肉故在此

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胖普半反

鄭氏曰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薄析曰脯小物全乾

為腊　劉氏曰田獵一為乾豆故祭祀有豆脯鄭氏曰豆當為羞

周禮集說卷二